



列傳卷第七十六

宋史三百十七

開儀司上儀鑾國書事出書者須修國史領經籍事

鳳奉

教修

邵亢 從父少

馮京

錢惟演

從弟易易子彦遠明

邵亢字興宗丹陽人幼聰發過人方十歲日誦書五

十言賦詩豪縱鄉先生見者皆驚偉之再試開封當

第一以賦失韻弗取范仲淹舉亢茂才異等時布衣

被召者十四人試崇政殿獨亢策入等除建康軍節

度推官或言所對策字少不應式宰相張士遜與之

計字三百八十五
姒家故得預選遂報罷而士遜子實娶它邵與亢同
姓耳士遜既不能與直亢亦不自言趙元昊叛亢言
用兵在於擇將今天下久不知戰而所任多儒臣未
必能應變武人得長一軍又已老詎能身先矢石哉
間起故家恩倖子弟彼安識攻守之計况將與卒素
不相附又亡堅甲利兵之禦此不待一兩軍相當而勝
敗之機固已形矣因獻兵說十篇乃試秘閣授潁州
團練推官晏殊為首一以事護之民稅舊輸陳蔡轉
運使又欲覆折緡錢且多取之亢言民之移亦勞費
已甚方仍歲水旱又從而加取無乃不可乎遂以文

為國子監直學士館閣校勘同知太常禮院張賈以
立國以禁京城樂一月亢累疏罷之進集賢不北仁
宗繼嗣未立亢言國之外患在邊圉然禦之之術不
過羈縻勿絕而已內患則不然繫社稷之安危不可
不蚤定也提點開封縣鎮公事比有不者一不獲
則主吏坐罪民或自燔其居以中吏亢請非延及旁
舍者雖失捕得勿坐徒為府推官改度支判官契丹
遣使賀乾元節未至仁宗崩議者謂宜卻或欲俟其
及國門而諭使之還亢請令奉書至柩前使見嗣君
從之選為穎三府翊善加直史館召對羣臣殿英宗

訪以世事稱之曰學士真國器也擢同脩起居注建
 言陛下初政欲治國者先齊家頽王且授室願採用
 古昏禮公主下降不宜厭舅姑之尊帝深納之他日
 諭王曰以翊善端直林厚輟為諫官矣王出道帝語
 遂以知制誥知諫院東宮建為右庶子神宗立遷龍
 圖閣直學士有譖之者曰先帝大漸心元嘗建垂簾
 之議御史吳申即論之帝知其妄置不問元自訴曰
 方先帝不豫羣臣莫得進見臣無由面陳必有章奏
 乞索之禁中若得之臣當伏誅不然則讒臣宜宜
 但已願下獄考實帝不許時待制以上為帥守也

徙必遷職秩元請未滿兩歲者勿推恩王陶初琦
 吳奎與之辨元詆奎所言顛倒失大臣體蓋琦琦
 琦琦與奎竟同日去進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元遇
 事敏密吏操辭牘至前皆反覆閱之人或以為勞元
 曰決是非於頃更正當爾初雖煩後首也籍里間
 惡年少與吏之廢停者一有所犯皆遷處之畿下闔
 訟為之衰上拜樞密副使夏人誘殺知保安軍楊定
 朝廷謀西討元曰天下財力殫屈未宜用兵唯當降
 意撫納俟不順命則師出有名矣因條上其事詔報
 之曰中國民力大事也兵興之後不無倍率人心一

搖安危所係今動自我始先違信誓契丹聞之將不
 期而自合茲朕所深憂者當悉如卿計未幾夏主諒
 祚死國人執殺定者來請和或欲乘此更取塞門地
 亢以為幸人之喪非義也乃止亢在樞密踰年無大
 補益帝頗厭之嘗與諫官孫覺言欲以陳升之代亢
 而使守長安覺遽劾亢薦升之帝怒升之指黜覺亢
 亦引疾辭以資政殿學士知越州歷鄭鄆亳三州薨
 年六十一贈吏部尚書即其鄉賜以居宅謚曰安簡
 從父必

必字不疑舉進士為上元主簿國子監立石紀

篆隸召充直講選為唐書編脩官必以史出眾一非

古人撰述之體辭不就進集賢校理同知太學在院

天子且親祠執事者習禮壇下必言周官大宗伯凡

王之禱祠肄儀為位鄭康成釋云若今辨司徒府古

禮如此今即祠所習之為不敬乃徒尚書省張貴

妃受冊禮官議命婦入賀儀未決或曰妃而脩媛時

命婦已不敢亢禮况今日乎必曰官省事秘不可知

既下有司議惟有外一品南省上事百官班見之儀

然禮無不答衆議乃定出知常州召為開封府推官

坐在常州日杖入至死責監邵武統然杖者實不死

久之知高郵軍提點淮南刑獄為京西轉運使必居
 官震厲風采始至郡惟一赴宴集行部但一受酒食
 之餽以為數會聚則人情狎多受餽則不能行事非
 使者體也入脩起居注知制誥雄州種木道上契丹
 遣人夜伐去又數漁界河中事聞命必往使必以理
 折契丹屈之還知諫院編仁宗御集心遷寶文閣直
 學士權三司使加龍圖閣學士知成都卒於道年六
 十四遣中使護其喪歸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
 舉禮部以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堯佐方名官

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束之以金帶曰此上意也
 頃之宮中持酒殺來直出奩具目示之京笑不視力
 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
 吏部南曹同脩起居注吳克以論温成皇后追冊事
 出知高郵京疏克言是不當黜劉沔請斥京仁宗
 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父
 富弼當國嫌拜龍圖閣待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
 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
 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
 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安造請乃所以為公重

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喃氏界未征
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
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更
張矣富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
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三州城壘兵械不治
官吏皆受譴京以先帥本道上章自劾曰使諸路帥
臣知其弊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將
不敢復始稍曠職優詔不聽進參知政事數與安石
論辨又薦劉放蘇軾掌外制安石令保甲養馬不謂
必不可行會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京可和口息

卿因是譖京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
知渭州茂州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口劉糴
關聞京兵至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
禁侵掠給稼器餉糧食使之歸夷人曷爭出犬豕割
血受盟願世世為漢藩惠卿告安石不發其私書有
曰勿令齊年知齊年謂京也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
石為欺復召京知樞密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
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
儀刑不忘夢寐之語及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
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

大名府又改鎮彰德於是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
王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
先帝稱挹且昭陵學士獨京一人存若付以樞密必
允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太一宮使兼侍講改宣
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聖元年熈年七十四
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始京初居受恩通判
南宮成追貴以郊恩官其子嘗過外兄朱适出侍妾
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之其為郡守諸縣公
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處斷麗於法者呼法
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一無壅滯人服其敏

錢惟演字希聖吳越王俶之子也少補牙門將從俶
歸朝為右屯衛將軍歷右神武軍將軍博學文辭
召試學士院以笏起草立就真宗稱善改太僕少卿
獻咸平聖政錄命直秘閣預脩冊府元龜詔與楊億
分為之序除尚書司封郎中知制誥再遷給事中知
審官院大中祥符八年為翰林學士坐私謁事罷之
尋遷尚書工部侍郎再為學士會靈觀副使又坐貢
舉失實降給事中復工部侍郎擢樞密副使會靈觀
使兼太子賓客更領祥源觀累遷工部尚書仁宗即
位進兵部王曾為相以惟演嘗位曾上因拜樞密使

故事樞密使必加檢校官惟演止以尚書充使有司之失也初惟演見丁謂權盛附之與為婚謂逐寇準惟演與有力焉及序樞密題名獨刊去準名曰逆準削而不書謂禍既萌惟演慮并得罪遂擠謂以自解宰相馮拯惡其為人因言惟演以妹妻劉美乃太后姻家不可與機政請出之乃罷為鎮西軍節度觀察留後即日改保大軍節度使知河陽踰年請入朝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未即行冀復用侍御史鞠詠奏劾之惟演乃亟去天聖七年改武勝軍節度使明年來朝上言先隴在洛陽願守宮鑰即以判

南府再改泰寧軍節度使惟演雅意柄用抑鬱不得志及帝耕籍田求侍祠因留為景靈宮使太后厭還河南惟演不自安請以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並配真宗廟室以希帝意惟演既與劉美親又為其子駿娶郭后妹至是又欲與莊懿太后族為婚御史中丞范諷劾惟演擅議宗廟且與后家通婚姻落平章事為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未幾卒特贈侍中太常張瓌按謚法敏而好學曰文貪而敗官曰墨請謚文墨其家訴于朝詔章得象等覆議以惟演無貪黷狀而晚節率職自新有惶懼可憐之意取謚法追悔

前過曰思改謚曰思慶曆間二太后始升祔真宗廟
 室子曖復訴前議乃改謚曰文僖惟演出于勲貴文
 辭清麗名與楊億劉筠相上下於書無所不讀家儲
 文籍侔秘府尤喜獎厲後進初真宗謚號稱文惟演
 曰真宗幸澶淵禦契丹盟而服之宜兼謚武下有司
 議乃加謚武定所著典懿集三十卷又著金坡遺事
 飛白書敘錄逢辰錄奉藩書事惟演嘗語人曰吾平
 生不足者惟不得於黃紙上押字爾蓋未嘗歷中書
 故也子曖晦暄從弟易晦字明叔以大理評事娶
 穆大長公主女累遷東上閣門使貴州團練使王守

忠領兩使留後移閣門定朝立燕坐位晦因言天子
 大朝會令宦者齒士大夫坐殿上必為外夷所笑守
 忠更欲以禮服進酒晦又以為不可勾當三班院羣
 牧都監授忠州防禦使知河中府帝因戒曰陝西方
 罷兵民困久矣卿為朕愛撫毋縱酒樂使人呼為貴
 戚子弟也晦頓首謝改潁州防禦使為秦鳳路馬步
 軍總管復還三班院同提舉集禧觀歷霸州防禦使
 為羣牧副使卒暄字載陽以父蔭累官駕部郎中知
 撫州移台州台城惡地下秋潦暴集輒圯溺人多即
 山為居暄為增治城堞壘石為臺作大隄扞之進少

府監權鹽鐵副使璲鈞考諸路逋租兩浙轉運使負課當坐暄上言浙部仍歲饑故租賦不登籍今使者獲罪必亟斂於民民不堪矣神宗即詔釋之官制行為光祿卿出知鄆州拜寶文閣待制卒子景臻尚秦魯國大長公主景臻子忱在外戚傳

易字希白始父侖嗣吳越王為大將胡進思所廢而立其弟倣倣歸朝羣從悉補官易與兄昆不見錄遂刻志讀書昆字裕之舉進士為治寬簡便民能詩善草隸書累官右諫議大夫以秘書監于家易年十七舉進士試崇政殿三篇日未中而就言者惡其輕侈

特罷之然自此以才藻知名太宗嘗與蘇易簡論唐世文人歎時無李白易簡曰今進士錢易為歌詩殆不下白太宗驚喜曰誠然吾當自布衣召置翰林值盜起劔南遂寢真宗在東宮圖山水扇會易作歌賞愛之易再舉進士就開封府試第二自謂當第一為有司所屈乃上書言試朽索之馭六馬賦意涉譏諷真宗惡其無行降第三明年第二人中第補濠州團練推官召試中書改光祿寺丞通判蘄州奏疏曰堯放四罪而不言殺彼四者之凶尚惡言殺非堯仁之至乎古之肉刑者劓椽黥劓皆非死尚以為虐近代

以來斷人手足鈎背烙筋身見白骨而猶視息四體
 分落乃方絕命以此示人非平世事也今四方長吏
 競為殘暴婺州先斷賊手足然後斬之以聞壽州巡
 檢使磔賊於闌闔之中其旁猶有盜物者使嚴刑可
 誠於眾則秦之天下無叛民矣臣以謂非法之刑非
 所以助治惟陛下除之帝嘉納其言景德中舉賢良
 方正科策入等除秘書丞通判信州東封泰山獻殊
 祥錄改太常博士直集賢院祀汾陰幸亳州命脩車
 駕所過圖經獻宋雅一篇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發
 國子監諸科非其人降監潁州稅數月召還久之則

三司磨勘司上言官物在籍而三司移文釐正或其
 數細微輒歷年不得報徒擾州縣自今官錢百穀斗
 帛二尺以下非欺給者除之真宗雅眷詞臣其典掌
 諾命皆躬自東掖擢知制誥判登聞鼓院糾察在京
 刑獄累遷左司郎中為翰林學士傑直未滿卒仁宗
 憐之召其妻盛氏至禁中賜以冠帔易才學瞻敏過
 人數千百言援筆立就又善尋尺大書行草及喜觀
 佛書嘗校道藏經著殺生成戒有金閨瀛州西垣制集
 一百五十卷青雲總錄青雲新錄南部新書洞微志
 一百三十卷子彥遠明逸相繼皆以賢良方正應詔

宋興以來父子兄弟制策登科者錢氏一家而已
 彥遠字子高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累遷大理寺丞舉
 進士第以殿中丞為御史臺推直官通判明州遷太
 常博士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科擢尚書祠部員
 外郎知潤州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內無聲色之娛
 外無畋漁之樂而前歲地震雄霸滄登旁及荆湖幅
 員數千里雖往昔定襄之異未甚於此今復大旱人
 心嗷嗷天其或者以陛下備寇之術未至牧民之吏
 未良天下之民未安故出譴告以示之苟能順天之
 戒增脩德業宗社之福也今契丹居山後諸鎮元昊

盜靈武銀夏衣冠車服子女玉帛莫不有之往時元
 昊內寇出入五載天下騷然及納款賜命則被邊上
 吏不復銓擇高冠大裾恥言軍旅一日契丹負恩乘
 利入塞豈特元昊之比耶湖廣蠻獠劫掠生民調發
 督斂軍湏百出三年于今未聞分寸之效惟陛下念
 此三方之急講長久之計以上答天戒時旱蝗民乏
 食彥遠發常平倉賑救之部使者詰其專且摧價彥
 遠不為屈召為右司諫請勿數赦擇牧守增奉入以
 養廉吏息土木以省功費遷起居舍人直集賢院知
 諫院會諸路奏大水彥遠言陰氣過盛在五行傳下

四百十一字
有謀上之象請嚴宮省宿衛未幾有挾刃犯諺門者
特賜五品服又上疏曰農為國家急務所以順天養
財禦水旱制蠻夷之原本也唐開元戶八百九十餘
萬而墾田一千四百三十餘萬頃今國家戶七百三
十餘萬而墾田二百一十五萬餘頃其間迹廢之田
不下三十餘萬是田疇不闢而游手者多也勸課其
可不興乎本朝轉運使提點刑獄知州通判皆帶勸
農之職而徒有虛文無勸導之實宜置勸農司以知
州為長官通判為佐舉清強幕職州縣官為判官先
以墾田頃畝及戶口數屋塘山澤溝洫桑柘著之於

籍然後設法勸課除害興利歲終農隙轉運司考校
之第其賞罰揚懷敏妄言契丹主宗具死乃除入內
副都知內侍黎用信以罪竄海島赦歸遽得環衛官
致仕許懷德慎鏞高年未謝事楊景宗郭承祐鬪冗
小人宜廢不用歷舉劾之多見聽納彥遠性豪邁其
任言職數有建明卒于官

明逸字子飛錄殿中丞策制科轉太常博士為呂夷
簡所知擢右正言苦劾范仲淹富弼更張綱紀紛擾
國經凡所推薦多挾朋黨乞早罷免使姦詐不敢效
尤忠實得以自立疏奏二人皆罷其夕杜衍亦免相

明逸蓋希章得象陳執中意也石元孫與夏人戰沒以死事褒贈既而生歸朝廷釋不問明逸請正其償軍之罪乃竄之遠方而奪其恩進同脩起居注知制誥擢知諫院為翰林學士自登科至是纔五年加史館脩撰知開封府妾人冷青自稱皇子捕至府明逸方正坐青叱曰明逸安得起明逸為起坐尹京無威望又獄吏榜婦人鄭氏隨足死罷為龍圖閣學士知蔡州歷揚青鄆曹州應天府還判流內銓知通進銀臺司復出知成德軍渭州加端明殿學士知秦州先是于闐入貢道過川喃斯囉留不遣會其妻亡前

帥張方平請因而卹之且誘其般次入貢詔賻絹千匹明逸言朝廷撫喃氏至厚頃以招馬為名賂縉紳邀請六事既徇其五而猶缺望今壅遏荒服之貢固
有罪矣豈可復加賜以辱國體從之而于闐使與般次亦皆至斯囉有子質于秦別子木征居河州歿待程從簡私與之盟令過洮河許以官且歸其質子事不驗木征怒留貢使明逸械從簡往詰因斬之木征惶懼悉遣所留者治平初復為翰林學士神宗立御史論其傾險儉薄頃附賈昌朝夏竦以陷正文辭淺繆豈應冒居翰院乃罷學士久之知永興軍熙寧

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謚曰脩懿藻字醇老
明逸之從子也幼孤刻厲為學第進士又中賢良方
正科為祕閣校理慈聖后臨朝藻三上書乞還政同
脩起居注知制誥加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平居樂
易無崖岸而居官獨立守繩墨為政簡靜有條理不
肯徇私取顯數求退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審官東院
卒年六十一神宗知其貧賻錢五十萬贈太中大夫
景謨景臻之從元也繇殿直巡轄兩京馬適中進士
第初赴開封解試時王安石得其文以為知道者既
薦送之又推譽於公卿間自是執弟子禮安石提點

府界景謨為屬主簿又以文薦之執喪居許聞安石
得政喜因事來京師謁之方盛夏安石與僧智緣卧
於地一最親者袒坐其側顧景謨褫服脫帽未及它
語卒然問曰青苗助役如何景謨曰利少害多異日
必為民患又問孰為可用之人曰居喪不交人事而
知人尤難事也遂辭出後調官復來安石已作相又
往詣之安石令先與弟安國相見安國亦與之善謂
景謨曰相君欲以館閣相處而任以事景謨曰百事
皆可為所不知者新書役法耳及見安石安石欲令
治峽路役書且委以戎瀘蠻事景謨曰峽路民情僕

固不能知而戎瀘用兵繫朝廷舉動一路生靈休戚願擇知兵愛人者安石大怒坐上客數十人皆為之懼退就謁舍賞激之與詆以為矯者參半景謚笑曰自古以來好利者衆而顧義者寡故天下萬事皆由人而不在於己苟為利所動而由於人則盜亦可為也夫盜之所以為盜者利勝於義而不知所以為之者耳吾又何憾焉遂與安石絕熙寧末從張景憲辟知瀛州終身為外官僅至朝請郎而卒

總字穆父彥遠之子也生五歲日誦千言十三歲制舉之業成熙寧三年試應既中秘閣選廷對入等矣

會王安石惡孔文仲策遷怒罷其科遂不得第以蔭知尉氏縣授流內銓主簿判銓陳襄嘗登進班簿不宗稱之襄曰此非臣所能主簿錢勰為之耳明日召對將任以清要官安石使弟安禮來見許用為御史勰謝曰家貧母老不能為萬里行安石知不附已命權鹽鐵判官歷提點京西河北京東刑獄元豐定官制勰方居喪帝於左司郎中格目書其姓名須終制日授之奉使弔高麗外意頗謂欲結之以北伐勰入請使指帝曰高麗好文又重士大夫家世所以選卿無他也乃求呂端故事以行凡餽餼非故所省者皆

四百一十一
帝納歸次紫燕島王遣二吏追餉金銀器四千兩
曰在館時既辭之矣今何為者吏泣曰王有命徒歸
則死且左番已受勅曰左右番各有職吾唯例是視
汝可死吾不可受竟却之還拜中書舍人元祐初遷
給事中以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老吏畏其敏欲困
以事道人訴牒至七百勅隨即剖決簡不中理者絀
而識之戒無復來閱月聽訟一人又至呼詰之曰吾
固戒汝矣安得欺我其人譎曰無有勅曰汝前訴云
云吾識以其字啓絀示之信然上下皆驚咤宗室貴
戚為之斂手雖丞相府謁吏下請亦絀治之積為眾

所憾出知越州徙瀛州召拜工部戶部侍郎進尚書
加龍圖閣直學士復知開封臨事益精蘇軾乘其握
案時遺之詩勅操筆立就以報軾曰電掃庭訟響答
詩筒近所未見也哲宗涖政翰林缺學士章惇三薦
林希帝以命勅仍兼侍讀以嘗行惇諳詞懼而求去
帝曰豈非鞅鞅非少主之臣硜硜無大臣之節者乎
朕固知之毋庸避也嘗侍經幄帝留與之語曰臺臣
論徐卽事其辭及鄭雍小人離間骨肉如此若雍有
請當付卿以美詔慰安之既而雍章至勅答詔云弗
容羣枉規欲動搖朕察其厚誣力加明辨夫何異趣

乃爾乞身帝見之謂能道所欲言者惇因是極意排
詆諷金臺攻之言不已罷知池州卒于官年六十四
訃未至帝猶即其從弟景臻問安否元符末追復龍
圖閣學士

即字中道吳越王諸孫也第進士為睦州推官部使
者有獄在衢啖即以薦牘使往治即曰吾寧老冗選
中豈忍以數十人易一薦乎至則平反之辟廊延幕
府崇寧中為陝西轉運判官王師復銀州轉餉最微
宗召對問曰靈武可取乎對曰夏人去來飄忽不能
持久是其所短然其民皆兵居不縻飲食動不勤轉

餉願救邊臣先為不可勝以待釁庶可得志帝曰大
若泉可取否對曰是所謂瀚海也臣聞其地皆鳥鹵
無水泉或以飲馬口鼻皆裂正得之無所用帝然之
除直龍圖閣知慶州至鎮築安邊城歸德堡包地萬
頃縱耕其中歲得粟數十萬徙知延安府加集賢殿
修撰又進徽猷閣待制顯謨閣直學士在延五年童
貫宣撫陝西得便宜行事時長安百物踴貴錢幣益
輕貫欲力平之計司承望風旨取市價率減什四還
者重實于法民至罷市徐處仁爭之得罪又行均糴
法賤入民粟而高金帛估以賞下至蕃兵射士之授

田者咸被抑配關內騷然幾於生變即亦屢抗章極
 陳其害貶永州團練副使然糴害亦寢數月還待制
 知興仁府徙太原以童貫宣撫本道辭不許居二年
 以疾提舉洞霄宮復直學士睦寇作起知宣州即自
 力上道至則悉意應軍須貫上其功進龍圖閣學士
 貫遂引為河北河東參謀以老固辭乃轉正奉大夫
 致仕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謚曰忠定

論曰進士自鄉舉至廷試并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
 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
 焉邵亢知太常裁損張貴妃卹典賴王授室公主下

嫁請用古典可謂不愧其官守矣邵必亦習禮者也
 預修唐書而能力辭以為史出衆手非古人撰述之
 體豈非名言乎錢惟演敏思清才著稱當時然急於
 柄用阿附希進遂喪名節錢氏三世制科易明逸皆
 掌書命時人榮之惜乎易以輕儁明逸以傾險並為
 時論所憾云

列傳卷第七十六

列傳卷第七十七

宋史三百十八

開儀圖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丞相兼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脫等奉

勅修

張方平

王拱辰

張昇

趙槩

胡宿

子宗炎 從子宗愈 宗回

張方平字安道南京人少穎悟絕倫家貧無書從人假三史旬日即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不再讀宋綬蔡齊以為天下奇才舉茂材異等為校書郎知崑山縣又中賢良方正選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趙元昊且叛為嫚書來規得譴絕以激使其眾

方平請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
選將厲士堅城除器為不可勝以待之雖終於必叛
而兵出無名吏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
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
也時天下全盛皆謂其論出姑息決計用兵方平上
平戎十策以為入寇當自延渭巢穴之守必虛宜屯
兵河東卷甲而趨之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
道也宰相呂夷簡善其策而不果行當召試館職仁
宗曰是非兩策制科者乎何試也命直集賢院俄知
諫院夏人寇邊方平首乞合樞密之職于中書以通

謀議帝然之遂以宰相兼樞密使時調諸道弓手刺
其壯者為宣毅保捷方平連疏爭之弗聽既而兩軍
驕甚合二十餘萬皆市人不可用如方平言夏竦節制
陝西并護諸將四路以稟復失事機且詔使出師逗遛
不行及豐州陷劉平等覆師主帥皆坐譴竦獨不預
方平劾罷之而請四路帥臣各自任戰守西師久未
解元昊亦困弊方平言陛下猶天地父母也豈與犬
豕豺狼較乎願因郊赦引咎示信開其自新之路帝
喜曰是吾心也是歲改慶曆赦書敕邊吏通其善意
元昊竟降既以脩起居注使契丹契丹主顧左右曰

有臣如此佳哉騎而擊毬於前酌玉卮飲之且贈以
所乘馬還知制誥權知開封府府事叢集前尹率書
板識之方平獨默記決遣無少差忘進翰林學士元
昊既臣而與契丹有隙來請絕其使議者不可方平
曰得新附之小恙失久如之強敵非計也宜賜元昊
詔使之審處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下如此於西北
為兩得其時處其謀拜御史中丞改三司使初王拱
辰議權河北鹽方平見曰河北再權鹽何也帝曰始
立法耳方平曰昔周世宗以鹽課為之稅中今兩就
鹽課是也豈非再權乎帝驚悟了平請直降詔罷

之河朔父老迎拜於澶州為佛老會七日以報上恩
事具食貨志加端明殿學士判太常寺禁中衛卒夜
變帝旦語二府獎張貴妃扈蹕功夏竦即倡言當求
所以尊異之禮方平聞之謂陳執中曰漢馮婕妤身
當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
事果行之天下之責將萃於公矣執中瞿然而罷帝
以豐財省費訪群臣方平既條對又獨上數千言大
略以為祥符以來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
子磨勘遷補之法壞命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
則政出多門大商豪民乘隙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

亂此治忽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帝覽對甚悅且大
 用會判官楊儀得罪坐與交出知滁州頃之知江寧
 府入判流內銓以侍講學士知滑州徙益州未至或
 扇言懷智高在南詔將入寇攝守亟調兵築城日夜
 不得息民大驚擾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兵仗絡繹
 往成蜀詔趣方平行許以便宜從事方平曰此必安
 也道遇戍卒皆遣歸他役盡罷適上元張燈城門三
 夕不閉得邛部川譯人始造此語者梟首境上而流
 其餘黨蜀人遂安復以三司使召方西鄙用兵兩蜀
 之所調發方平為奏免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

萬緡又建言國家都陳留當四通五達之道非若雍
 洛有山川足恃特倚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
 運以汴為主汴帶引淮江利盡南海天聖已前歲調
 民浚之故水行地中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役費為
 功汴日以塞今仰而望焉是利尺寸而喪丘山也乃
 畫上十四策富弼讀其奏漏盡十刻帝稱善弼曰此
 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其說行之遷尚書左丞知
 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帥秦州謀告夏人將壓境方
 平料簡士馬聲言出塞已而寇不至言者論其輕舉
 曾公亮曰兵不出塞何名輕舉寇之不得至有備故

也倘罪之後之邊臣將不敢為先事之備矣方平不自安請知南京英宗立遷禮部尚書請知鄆州還為學士承旨帝不豫召至福寧殿帝馮凡言言不可辨方平進筆請乃書云明日降詔立皇太子方平抗聲曰必賴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帝力疾書之乃退草制神宗即位召見請約山陵費帝曰奉先可損乎對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可謂孝矣又請差減錫賚以乾輿為準費省什七八方平進詔草帝親批之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風又善以豐為約意博而辭寡雖書之訓誥殆無加也其見稱重如此拜叅

知政事御史中丞司馬光疏其不當用不聽光解中丞曾公亮議用王安石方平以為不可數日遭父憂服闋以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人覲留判尚書都省力請知陳州安石行新法方平陛辭極論其害曰民猶水也可以載舟亦可以覆舟兵猶火也弗戢必自焚若新法卒行必有覆舟自焚之禍帝憮然韓絳主西師慶卒亂京西轉運使令一路各會兵于州民大駭方平持檄不下而奏之帝曰守臣不當爾邪命罷諸郡兵召為宣徽北院使留京師王安石深沮之以為青州未行帝問祖宗禦戎之要對曰太祖不勤遠略

字四百今六十一
如靈夏河西皆因其首豪許之世襲環州董遵誨西
山郭進關南李漢超皆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諸將財
力豐而威令行間謀精審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萬
人而獲百萬之用及太宗謀取燕薊又內徙李彝興
馮暉於是朝廷始旰食矣真宗澶淵之克與契丹盟
至今人不識兵革三朝之事如此近歲疆場之臣乃
欲試天下於一擲事成徼利不成詒患不可聽也帝
曰慶曆以來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對曰臣
時為學士誓詔封冊皆出臣手帝曰卿時已為學士
可謂舊德矣契丹泛使蒲禧來議疆事臨當辭卧驛

中不起方平謂樞密使吳克曰但令主者日致饋勿
問且使邊郡檄其國可也克啓從之禧即行除中太
一宮使王安石弛銅禁姦民日銷錢為器邊關海舶
不復譏錢出錢日耗方平極論其害請詰安石舉累
朝之令典一旦削除之其意安在帝頗采其言而方
平求去進使南院判應天府帝曰朕欲卿與韓絳共
事而卿論政不同欲實卿樞密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訖無以副朕意乎遂行高麗使過府長吏
當送迎方平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但遣
少尹王師征安南方平言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炎

荒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師老費財無功而還社稷之福也後皆如其言新法鬻河渡坊場司農并及祠廟宋閔伯微子廟皆為費區方平言宋王業所基閔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始封之君是二祠者亦不得免乎帝震怒批牘尾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鬻數請老以太子少師致仕官制行廢宣徽使獨命領之如故哲宗立加太子太保元祐六年薨年八十五贈司空遺令毋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乃謚曰文定方平慷慨有氣節既告老論事益切至於用兵起獄尤反覆言之且曰臣且

死見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平居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守蜀日得眉山蘇洵與其二子軾轍深器異之嘗薦軾為諫官軾下制獄又抗童為請故軾終身敬事之叙其文以比孔融諸葛亮晚受知神宗王安石石方用事巖然不小屈以是望高一時守宋都日富獨自毫移汝過見之曰人固難知也方平曰謂王安石乎亦豈難知者方平頃知皇祐貢舉或稱其文學辟以考校既入院凡院中之事皆欲紛更方平惡其人檄使出自是未嘗與語也弼有愧色蓋弼素亦善安石云

王拱辰字君貺開封咸平人元名拱壽年十九舉進士第一仁宗賜以今名通判懷州入直集賢院歷鹽鐵判官脩起居注知制誥慶曆元年為翰林學士契丹使劉六符嘗謂賈昌朝曰塘澌何為者一葦可抗投葦可平不然決其堤十萬土囊即可路矣仁宗以問拱辰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謀不應以語我此夸言爾設險守國先王不廢而祖宗所以限敵人也至是又使六符來求關南十縣斥太宗伐燕為無名舉朝莫知所答拱辰曰王師征河東契丹既通使而寇石嶺關以援賊太宗怒遂回軍伐之豈謂無名乃作

報書曰既交石嶺之鋒遂

衡門之役契丹得報遂

繼好如初帝喜謂輔臣曰非拱辰深練故實殆難答也權知開封府拜御史中丞夏竦除樞密使拱辰言竦經略西師無功稱而歸今置諸二府何以厲世因對極論之帝未省遽起拱辰前引裾乃納其說竦懼罷又言滕宗諒在慶州所為不度而但降秩守號懼邊臣則劾宜施重責未聽即家居求自貶乃徙宗諒岳州敕拱辰赴臺入見帝曰言事官第自舉職勿以朝廷未行為沮已而輕去以沽名自今有當言者宜力陳毋避僧紹宗以鑄佛像惑眾都人競投金冶中

宮掖亦出贊佐之拱辰言西師宿邊而財費於不急
動士心起民怨詔亟禁之蘇舜欽會賓客於進奏院
王益柔醉作傲歌拱辰風其僚曾周詢劉元瑜舉劾
之兩人既竄廢同席者俱逐時杜衍范仲淹為政多
所更張拱辰之黨不便舜欽益柔皆仲淹所薦而舜
欽衍壻也故因是傾之由此為公議所薄復以翰林
學士權三司使坐舉富民鄭旭出知鄭州徙澶瀛并
三州數歲還為學士承旨兼侍讀帝於邇英閣置太
玄經著草顧曰朕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拱辰具以
對且曰願陛下審意六經旁采史策此不足學也至

和三年復拜三司使聘契丹見其主混同江設宴垂
釣每得魚必酌拱辰酒親鼓琵琶以侑飲謂其相曰
此南朝少年狀元也入翰林十五年故吾厚待之使
還御史趙抃論其輒當非正之禮異時北使援比以
請將何辭拒之湖南轉運判官李章知潭州任顯市
死商真珠事敗具獄上拱辰悉入珠掖庭抃并劾之
除宣徽北院使抃言宣徽之職本以待勛勞者唯前
執政及節度使得為之拱辰安得汙此選乃以端明
殿學士知永興軍歷泰定二州河南大名府積官至
吏部尚書神宗登極恩當轉僕射歐陽脩以為此宰

相官不應序進但遷太子少保熙寧元年復以北院使召還王安石參知政事惡其異已乘二相有故出為應天府八年入朝為中太一宮使元豐初轉南院使賜金方團帶再判大名改武安軍節度使三路籍民為保甲日聚而教之禁令苛急往往去為盜郡縣不敢以聞拱辰抗言其害曰非止困其財力奪其農時是以法驅之使陷於罪罟也浸淫為大盜其兆已見縱未能盡罷願財損下戶以紓之主者指拱辰為沮法拱辰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上章不已帝悟於是第五等戶得免哲宗立徙節彰德加檢校太師是

年薨年七十四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懿恪

論曰方平拱辰之才皆較然有過人者而不免司馬光趙抃之論豈其英發之氣勇於見得一時趨鄉未能盡適於正與及新法行方平痛陳其弊拱辰爭保甲言尤剴切皆諤諤不少貶為國老成望始重矣若方平識王安石於辟校貢舉之時而知其後必亂政其先見之明無忝呂誨云

張昇字杲卿韓城人舉進士為楚丘主簿南京留守王曾稱其有公輔器累官度支員外郎夏竦經略陝西薦其才換六宅使涇原秦鳳安撫都監未幾以母

老求歸故官得知絳州改京西轉運使知鄧州又以
母辭或指為避事范仲淹言於朝曰張昇豈避事者
乃許歸養歷戶部判官開封府推官至知雜御史張
堯佐緣恩驟用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
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
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
不憚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
意不可回矣帝乃解以天章閣待制知慶州改龍圖
閣直學士知秦州初青唐蕃部蘭種世居古渭積與
夏人有隙懼而獻其地攝帥范祥無遠慮亟城之諸

族畏其偏舉兵叛昇至請棄勿城詔戶部副使傅求
審視之以為不可棄與昇議殊先是副總管劉渙討
叛羌逗撓不時進昇命他將郭恩代之羌乃潰去渙
黜其功譫訟恩多殺老稚以撼昇朝廷命張方平守
秦徙渙涇原亦徙昇青州將罪昇方平辭曰渙昇有
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為也昇乃復留至和二
年召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
道趙抃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
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
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

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契丹主宗真遣使齎其畫像來求帝畫像未報而死于洪基立以為請詔昇報聘諭使更致新王像契丹欲先得之昇曰昔文成以弟為兄屈尚先致敬況今為伯父哉遂無以奪乃復以洪基像來嘉祐三年擢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樞密使昇愛惜官資凡內降所與多持不下見帝春秋高前後屢進言儲嗣事卒與韓琦同決策英帝立請老帝曰太尉勤勞王家詎可遽去但命五日一至院進見無蹈舞司馬

光上疏言近歲以來大臣年高者皆不敢自安其位言事者欲以為名又從而攻之使其人無可取雖少壯何為果有益於時雖老何傷昇為人忠謹清直不可干以私若使且居其位於事亦未有曠廢也昇請不已始賜告令養疾遂以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許州改鎮河陽三城拜太子太師致仕熙寧十年薨年八十六贈司徒兼侍中謚曰康節趙槩字叔平南京虞城人少篤學自力器識宏遠為一時名輩稱許中進士第通判海州為集賢校理開封府推官奏事殿中仁宗面賜銀緋出知洪州州城

西南薄章江有汎溢之虞槩作石隄二百丈高五丈以障其衝水不為患僚吏鄭陶饒奭挾持郡事為不法前守莫能制州之歸化卒皆故時群盜奭造飛語曰卒得廩米陳惡有怨言不更給善米且生變槩不答卒有自容州戍逃歸而犯夜者斬之以徇因收陶奭抵罪闔府股栗加直集賢院知青州坐失舉澠池令張誥免久乃起監密州酒知滁州山東有寇李二過境上告人曰我東人也公嘗為青州民愛之如父母我不忍犯率衆去召修起居注歐陽修後至朝廷欲驟用之難於越次槩聞請郡除天章閣待制糾察

在京刑獄脩遂知制誥踰歲槩始代之郊祀當任子進階爵乞回其恩封母郡太君宰相謂曰君即為學士擬封不久矣槩曰母年八十二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乃許之後遂為例蘇舜欽等以群飲逐槩言預會者皆館閣名士舉而棄之缺士大夫望非國之福也不報求知蘇州終母喪入為翰林學士聘契丹契丹主會獵請賦信誓如山河詩詩成親酌玉杯為槩勸且授侍臣劉六符素扇寫之納袖中其禮重如此還兼侍讀學士諫官郭申錫論事忤旨帝欲加罪槩曰陛下始面諭申錫母面從今黜之何以示天下乃

四百一十
止以龍圖閣學士知鄆州應天府代韓絳為御史中丞終以論張茂實不宜典宿衛罷槩至首言之茂實竟去御藥院內臣有寄資至團練使者謂之暗轉槩請明限以年詔俟出院優遷之毋得累寄擢樞密使參知政事數以老求去熙寧初拜觀文殿學士知徐州自左丞轉吏部尚書前此執政遷官未有也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為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為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闕元豐六年薨年八十八

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康靖槩秉心和平與人無怨怒雖在事如不言然陰以利物者為不少議者以比劉寬婁師德坐張誥貶六年念之終不衰誥死卹其家備至歐陽脩遇槩素薄又躡知制誥及脩有獄槩獨抗章明其罪言為仇者所中傷不可以天下法為人報怨脩得解始服其長者為鄆州時吏按前守馮浩侵公使錢三十萬當以職田租償槩知其貧為代以已奉其平生所為類此槩初名禋嘗夢神人金書名簿有趙槩遂更云

胡宿字武平常州晉陵人登第為揚子尉縣大水民

被溺令不能救宿率公私船活數千人以薦為館閣
 校勘進集賢校理通判宣州囚有殺人者將抵死宿
 疑而訊之囚憚箠楚不敢言辟左右復問久乃云旦
 將之田縣吏縛以赴官莫知其故宿取具獄繙閱探
 其本辭蓋婦人與所私者殺其夫而執平民以告也
 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
 通判僚吏皆疑以為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
 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
 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大慙謝其後湖學為
 東南最宿之力為多築石塘百里捍水患民號曰胡

公塘而學者為立生祠久之為兩浙轉運使召脩起
 居注知制誥入內都知楊懷敏坐衛士之變斥為和
 州都監未幾召入復故職宿封還詞頭且言懷敏得
 不窮治誅死已幸豈宜復在左右命遂寢慶曆六年
 京東兩河地震登萊尤甚宿兼通陰陽五行災異之
 學乃上疏曰明年丁亥歲之刑德皆在北宮陰生於
 午而極於亥然陰猶強而未即伏陽猶微而不能勝
 此所以震也是謂龍戰之會其位在乾若西北二邊
 不動恐有內盜起於河朔又登萊視京師為東北少
 陽之位今二州置金坑多聚民鑿山谷陽氣耗洩故

陰乘而動宜即禁止以寧地道時以為迂闊明年王則果以具州叛皇祐五年正月會靈宮災是歲冬至郊以二帝並配明年大旱宿言五行火禮也去歲火而今又旱其應在禮此殆郊丘並配之失也即建言並配非古宜用迭配如初特議者謂士大夫言七十當致仕其不知止者請令有司按籍舉行之宿以為非優老之義當少緩其期法武史察其任事與否勿斷以年文吏使得自陳而全其節及言皇祐新樂與舊樂難並用禮部間歲一貢士不便當用三年之制

如其言唐介貶嶺南帝遣中使護以姓宿言事

不可測介如不幸道死陛下受殺直臣之名帝悟追還使者遷翰林學士知審官制院李仲昌開六塔河民被害詔獄薄其罪宿請斬以謝河北仲昌由是南竄究國公主下降將行冊禮宿諫曰陛下昔封兩長主未嘗冊命今施之愛女殆非漢明帝所謂我子豈得與先帝子等之義也涇州卒以折支不時給出惡言且欲相扇為亂既寘于法乃命劾三司使三司使包拯護弗遣宿曰涇卒固悖悞然當給之物越八十五日而不與計吏安得為無罪拯不知自省公拒制命紀綱益廢矣拯懼立遣吏韓琦守并州請復其節

鎮宿言參商為仇讎之星國家受命於商丘而參為
晉地今欲崇晉非國之利也宋與削平四方并最後
服故太宗不使列于方鎮八十年矣宜如故便議遂
上後琦秉政卒復之拜樞密副使曾公亮任雄州趙
滋顛治界河事宿言於英宗曰憂患之來多藏於隱
微而生於所忽自滋守邊北人捕魚伐葦一切禁絕
由此常與鬪爭南北通好六十載內外無患近年邊
遽來上不過侵誣尺寸此城若之吏移文足以辨詰
何至於興甲兵哉今措紳中有恥燕薊外屬者天時
人事未至而妄意難成之福願守兩朝法度以惠養

元元天下幸甚宿以老數乞謝事治平三年罷為
文殿學士知杭州明年以太子少師致仕未拜而薨
年七十二贈太子太傅謚曰文恭宿為人清謹忠實
內剛外和羣居不譁笑與人言必思而後對故臨事
重慎不輒發發亦不可回止居母喪三年不至私室
其當重任尤顧惜大體在審官刑院擇詳議官有在
選中者嘗監征權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
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
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
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

三百九十七
區二刊
乎為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少與一僧善僧有秘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盡力他非吾所與也僧歎曰子之志未可量也其篤行自勵至於貴達常如布衣時子宗炎從子宗愈宗回

宗炎字彥聖由將作監主簿鎖廳登第為國子大宗正丞開封府推官考功吏部郎中舊制選人改京官舉將小絀吏議輒尼不行宗炎請先引見俟舉者罪即追止從之哲宗崩遣使來吊祭宗炎以鴻臚少卿迓境上使者不易服宗炎以禮折之須其聽命乃相

見暨還并為卿初父宿使遠道人重之其後宗炎璿鄧忠臣迓客客問中外嘗有充使者否忠臣以宿告且言前使鴻臚其子也客歎胡氏世不乏人俄以直龍圖閣知潁昌府歷密州而卒宗炎善為詩藻思清婉歐陽脩守亳與客游郡圃或誦其詩脩賞味不已以為有鮑謝風致其重之如此

宗愈字完夫舉進士甲科為光祿丞宿得請杭州英宗問子弟誰可繼者以宗愈對召試學士院神宗立以為集賢校理久之兼史館檢討遂同知諫院脩內卒盜皇城器物宗愈言唐長孫無忌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校尉論當死今禁卒為盜而入內都知不能
覺察願正其罪殿帥直廬在長慶門內久而自置隸
圍宗愈曰嚴禁旅所以杜姦宄也柰何令私人得為
之萬一凶黠者竄名其間將不可悔請易募老卒王
安石用李定為御史宗愈言御史當用學士及丞雜
論薦又須官博士員外郎今定以幕職不因薦得之
是殆一出執政意即大臣不法誰復言之蘇頌李大
臨不草制坐絀宗愈又爭之安石怒出通判真州歷
提點河東刑獄開封府推官吏部右司郎中元祐初
進起居郎中書舍人給事中御史中丞時更定後法

書成衙校募不足者聽差入等戶宗愈言法貴均一
若持兩端則於文有害是乃差法非募法也請刪之
哲宗嘗問朋黨之弊對曰君子指小人為姦則小人
指君子為黨君子蓋義之與比者陛下能擇中立之
士而用之則黨禍熄矣明日具君子無黨論以進拜
尚書右丞於是諫議大夫王覲論其不當而劉安世
韓川孫覺等合攻之朝廷依違踰年出覲潤州而言
者愈力乃罷為資政殿學士知陳州徙成成都府蜀人
安其政召為禮部尚書遷吏部卒年六十六贈左銀
青光祿大夫

宗回字醇夫用蔭登第為編脩敕令官司農寺幹當
 公事京西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京東陝西轉運使吏
 部郎中紹聖初以直龍圖閣知桂州進寶文閣待制
 坐繫平民死降集賢殿脩撰知隨州改秦州慶州復
 為待制先是熙河將王瞻下邈川有功帥孫路不樂
 瞻奪其兵與王愍朝廷知之以宗回代路加直學士
 時青唐言征內附而心牟欽羶勒兵立別酋隴授還
 其地勢復張瞎征大懼自髡為僧以祈免王瞻怨孫
 路因言青唐不煩兵可下至則駐宗哥城不進宗回
 怒日夜檄趣之且戒瞻曰青唐兵甚弱隴授誰子河

能為而怯懦逗遛吾將以軍法從事又遣王愍復至
 邈川聲言代瞻瞻懼乃率步騎掩青唐據之隴授降
 詔以青唐為鄯州邈川為湟州未幾屬羌郎阿章叛
 拒官軍宗回遣將王吉魏釗討之皆敗死又遣鈴轄
 种朴往朴言賊鋒方銳且盛寒宜少緩師宗回不聽
 督之急朴不得已行亦敗死於是轉運判官秦希甫
 言湟鄯難守以為棄之便事下宗回宗回持不可希
 甫罷去會徽宗棄鄯州於是任伯雨再疏其罪奪職
 知蘄州還為待制歷慶渭陳延澶州兄宗愈入黨籍
 宗回亦罷郡居亡何錄其堅守湟鄯之議起知秦州

進樞密直學士徙永興鄭州成德軍復坐事去大觀
 中卒贈銀青光祿大夫胡氏自宿始大及宗愈仍世
 執政其後子孫至侍從九卿者十數遂為晉陵名族
 論曰張昇清忠諒直趙槩雅量過人胡宿學通天人
 之奧攷其立朝大節皆磊落為良執政宗愈仍居右
 轄而學術視宿則有間矣宗回非邊將材其守河湟
 之議蓋以趣种朴於死斬合上意以解其責爾若胡
 氏之世大也殆脫萬人于水死而陰德之所致與

列傳卷第七十七

列傳卷第七十八

宋史三百十九

開儀圖司上舊錄國軍事前書若丞相魯修國史領經進事都總裁等奉

勅修

歐陽脩 子發棊

劉敞 弟放 子奉世

曾鞏 弟肇

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
 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
 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
 季餘習鏤刻駢偶泐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
 蘇舜元舜欽柳開穆脩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
 足脩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簾中讀而心慕焉

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
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游為
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游為歌詩相
倡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
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司諫高若訥獨以為當黜脩
貽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若訥上其書
坐貶夷陵令稍徙乾德令武成節度判官仲淹使陝
西辟掌書記脩笑而辭曰昔者之舉豈以為已利哉
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久之復校勘進集賢校理慶
曆三年知諫院時仁宗更用大臣杜衍富弼韓琦范

仲淹皆在位增諫官員用天下名士脩首在選中每
進見帝延問執政咨所宜行既多所張弛小人翕翕
不便脩慮善人必不勝數為帝分別言之初范仲淹
之貶饒州也脩與尹洙余靖皆以直仲淹見逐目之
曰黨人自是朋黨之論起脩乃為朋黨論以進其略
曰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
也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小人所好者利祿
所貪者財貨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
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反相賊害雖兄弟親
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

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脩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故曰惟君子則有朋紂有臣億萬惟億萬心可謂無朋矣而紂用以亡武王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謂大朋矣而周用以興蓋君子之朋雖多而不厭故也故為君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脩論事切直入視之如讎帝獨獎其敢言面賜五品服顧侍臣曰如歐陽脩者何處得來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故事必試而后命帝知脩詔特除之奉使河東自西方用兵議者欲廢麟州以省餽餉脩曰麟州天險不可廢

廢之則河內郡縣民皆不安居矣不若分其兵駐並河內諸堡緩急得以應援而平時可省轉輸於策為便由是州得存又言忻代岢嵐多禁地廢田願令民得耕之不然將為敵有朝廷下其議久乃行歲得粟數百萬斛凡河東賦歛過重民所不堪者奏罷十數事使還會保州兵亂以為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陞辭帝曰勿為久留計有所欲言言之對曰臣在諫職得論事今越職而言罪也帝曰第言之毋以中外為間賊平大將李昭亮通判馮博文私納婦女脩捕博文繫獄昭亮懼立出所納婦兵之始亂也招

以不死既而皆殺之脅從二千人分隸諸郡富弼為宣撫使恐後生變將使同日誅之與脩遇於內黃夜半屏人告之故脩曰禍莫大於殺已降况脅從乎既非朝命脫一郡不從為變不細弼悟而止方是時杜衍等相繼以黨議罷去脩慨然上疏曰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天下皆知其有可用之賢而不聞其有可罷之罪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必須誣以顯權其故何也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一求瑕唯指以為黨則可

一時盡逐至如自古大臣已被主知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唯有顯權是上之所惡必須此說方可傾之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四人一旦罷去而使羣邪相賀於內四夷相賀於外臣為朝廷惜之於是邪黨益忌脩因其孤甥張氏獄傳致以罪左遷知制誥知滁州居二年徙揚州穎州復學士留守南京以母憂去服除召判流內銓時在外十二年矣帝見其髮白問勞甚至小人畏脩復用有詐為脩奏乞澄汰內侍為姦利者其羣皆怨怒譖之出知同州帝納吳充言而止遷翰林學士俾脩

唐書奉使契丹其主命貴臣四人押宴曰此非常制以卿名重故爾知嘉祐二年貢舉時士子尚為險恠竒澀之文彌太學體脩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輒黜其事向之囂薄者伺脩出聚譟於馬首街邏不能制然場屋之習從是遂變加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承包拯威嚴之後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京師亦治旬月改羣牧使唐書成拜禮部侍郎兼翰林侍讀學士脩在翰林八年知無不言河決商胡北京留守賈昌朝欲開橫隴故道回河使東流有李仲昌者欲導入六谷河議者莫知所從脩以為河水重濁理無不淤下

流既淤上流必決以近事驗之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但勢不能久耳橫隴功大難成雖成將復決六塔狹小而以全河注之濱棣德博必被其害不若因水所趨增堤峻防疏其下流縱使入海此數十年之利也宰相陳執中主昌朝文彥博主仲昌竟為河北患臺諫論執中過惡而執中猶遷延固位脩上疏以為陛下拒忠言庇愚相為聖德之累未幾執中罷狄青為樞密使有威名帝不豫訛言籍籍脩請出之於外以保其終遂罷知陳州脩嘗因水災上疏曰陛下臨御三紀而儲宮未建昔漢文帝初即位

以羣臣之言即立太子而享國長久為漢太宗唐明宗惡人言儲嗣事不肯早定致秦王之亂宗社遂覆陛下何疑而久不定乎其後建立英宗蓋原於此五年拜樞密副使六年叅知政事脩在兵府與曾公亮考天下兵數及三路屯戍多少地理遠近更為圖籍凡邊防久缺屯戍者必加蒐補其在政府與韓琦同心輔政凡兵民官吏財利之要中書所當知者集為總目遇事不復求之有司時東宮舊未定與韓琦等協定大議語在琦傳英宗以疾未親政皇太后垂簾左右交構幾成嫌隙韓琦奏事太后泣語之故琦以

帝疾為解太后意不釋脩進曰太后事仁宗數十年仁德著於天下昔温成之寵太后處之裕如今母子之間反不能容邪太后意稍和脩復曰仁宗在位久德澤在人故一旦晏駕天下奉戴嗣君無一人敢異同者今太后一婦人臣等五六書生耳非仁宗遺意天下誰肯聽從太后默然久之而罷脩平生與人盡言無所隱及執政士大夫有所干請輒面諭可否雖臺諫官論事亦必以是非詰之以是怨誹益衆帝將追崇濮王命有司議皆謂當稱皇伯改封大國脩引喪服記以為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降三年為期而不沒父

母之名以見服可降而名不可沒也若本生之親改稱皇伯歷考前世皆無典據進封大國則又禮無加爵之道故中書之議不與衆同太后出手書許帝稱親尊王為皇三夫人為后帝不敢當於是御史呂誨等詆脩主此議爭論不已皆被逐惟蔣之奇之說合脩意脩薦為御史衆目為姦邪之奇患之則思所以自解脩婦弟薛宗孺有憾於脩造帷薄不根之謗摧辱之展轉達於中丞彭思永思永以告之奇之奇即上章劾脩神宗初即位欲深護脩訪故宮臣孫思恭思恭為辨釋脩杜門請推治帝使詰思永之奇問所

從來辭窮皆坐黜脩亦力求退罷為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明年遷兵部尚書知青州改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辭不拜徙蔡州脩以風節自持既數被汙讎年六十即連乞謝事帝輒優詔弗許及守青州又以請止散青苗錢為安石所詆故求歸愈切熙寧四年以太子少師致仕五年卒贈太子太師謚曰文忠脩始在滁州號醉翁晚更號六一居士天資剛勁見義勇為雖機穽在前觸發之不顧放逐流離至于再三志氣自若也方貶夷陵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覆觀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於是仰天歎曰

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也學者求見所與言未嘗及文章惟談吏事謂文章止於潤身政事可以及物凡歷數郡不見治跡不求聲譽寬簡而不擾故所至民便之或問為政寬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為寬以略為簡則政事弛廢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寬者不為苛意簡者不為繁碎耳脩幼失父母嘗謂曰汝父為吏常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爾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也其平居教他

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脩聞而服之終身為文天才自然豐約中度其言簡而明信而通引物連類折之於至理以服人心超然獨騫衆莫能及故天下翕然師尊之獎引後進如恐不及賞識之下率為聞人曾鞏王安石蘇洵洵子軾轍布衣屏處未為人知脩即游其聲譽謂必顯於世篤於朋友生則振掖之死則調護其家好古嗜學凡周漢以降金石遺文斷編殘簡一切掇拾研稽異同立說於左的的可表證謂之集古錄奉詔脩唐書紀志表自撰五代史記法嚴詞約多取春秋遺旨蘇軾敘其文曰論大道似韓愈

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識者以為知言
 子發字伯和少好學師事安定胡瑗得古樂鍾律之說
 不治科舉文詞獨探古始立論議自書契來君臣世
 系制度文物旁及天文地理靡不悉究以父恩補將
 作監主簿賜進士出身累遷殿中丞卒年四十六蘇
 軾哭之以謂發得文忠公之學漢伯喈晉茂先之流
 也中子棊字叔弼廣覽強記能文辭年十三時見脩
 著鳴蟬賦侍側不去脩撫之曰兒異日能為吾此賦
 否因書以遺之用蔭為秘書省正字登進士乙科調
 陳州判官以親老不仕脩卒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

之意脩自作也服除始為審官主簿累遷職方員外
 郎知襄州會布執政其婦兄魏泰倚聲勢來居襄規
 占公私田園強市民貨郡縣莫敢誰何至是指州門
 東偏官邸廢址為天荒請之吏具成牘至棊曰孰謂
 州門之東偏而有天荒乎郤之衆共白曰泰橫於漢
 南久今求地而緩與之且不可而又可郤耶棊竟持
 不與泰怒譖於布徙知路州旋又罷去元符末還朝
 歷吏部右司二郎中以直秘閣知蔡州蔡地薄賦重
 轉運使又為覆折之令多取於民民不堪命會有詔
 禁止而佐吏憚使者不敢以詔旨從事棊曰州郡之

於民詔令苟有未便猶將建請今天子詔意深厚知覆折之病民手詔止之若有憚而不行何以為長吏命即日行之未幾坐黨籍廢十餘年卒

論曰三代而降薄乎秦漢文章雖與時盛衰而藹如其言曄如其光皦如其音蓋均有先王之遺烈涉晉魏而弊至唐韓愈氏振起之唐之文涉五季而弊至宋歐陽脩又振起之挽百川之頽波息千古之邪說使斯文之正氣可以羽翼大道扶持人心此兩人之力也愈不獲用脩用矣亦弗克究其所為可為世道惜也哉

劉敞字原父臨江新喻人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官王堯臣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列乃以為第二通判蔡州直集賢院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謚文正敞言謚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疏三上改謚文莊方議定大樂使中貴人參其間敞諫曰王事莫重於樂今儒學滿朝辨論有餘而使若趙談者參之臣懼為袁盎笑也權度支判官徙三司使秦州與羌人爭古渭地仁宗問敞棄守孰便敞曰若新城可以蔽秦州長無羌人之虞傾國守焉可也或地形險利賊乘之以擾我邊鄙傾

國爭焉可也今何所重輕而殫財困民損士卒之命以規小利使曲在中國非計也議者多不同秦州自是多事矣溫成后追冊有佞人獻議求立忌敵曰豈可以私昵之故變古越禮乎乃止吳充以典禮得罪馮京救之亦罷近畿敵因對極論之帝曰充能官京亦亡它中書惡其太直不容耳敵曰陛下寬仁好諫而中書乃排逐言者是救君之明止君之善也臣恐感動陰陽有日食地震風霾之異已而果然因勸常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以消災咎帝深納之以同脩起居注未一月擢知制誥宰相陳執中惡其斥

已沮止之帝不聽宦者石全彬領觀察使意不

愠言居三日為真敵封還除書不草制奉使契丹素

習知山川道徑契丹導之行自古北口至柳河回居

殆千里欲夸示險遠敵質譯人曰自松亭趨柳河甚

徑且易不數日可抵中京何為故道此譯相顧駭愧

曰實然但通好以來置驛如是不敢變也順州山中

有異獸如馬而食虎豹契丹不能識問敵敵曰此所

謂駮也為說其音聲形狀且誦山海經管子書曉之

契丹益歎服使還求知揚州狄青起行伍為樞密使

每出入小民輒聚觀至相與推誦其拳勇至墜馬足

不得行帝不豫人心動搖青益不自安敞辭赴郡為
帝言陛下幸愛青不如出之以全其終帝頷之使出
諭中書青乃去位揚之雷塘漢雷陂也舊為民田其
後官取豬水而不償以它田主皆失業然塘亦破決
不可漕州復用為田敞據塘舊券悉用還民發運使
爭之敞卒以予民天長縣鞠王甲殺人既具獄敞見
而察其寃甲畏吏不敢自直敞以委戶曹杜誘誘不
能有所平反而傳致益牢將論囚敞曰寃也親按問
之甲知能為已直乃敢告蓋殺人者富人陳氏也相
傳以為神明徙鄆州鄆比易守政不治市邑攘效公

行敞決獄訟明賞罰境內肅然客行壽張道中遺一
囊錢人莫敢取以告里長里長為守視客還取得之
又有暮遺物市中者旦往訪之故在先是久旱地多
蝗敞至而雨蝗出境召糾察在京刑獄營卒桑達等
醉鬪指斥乘輿皇城使捕送開封棄達市敞移府問
何以不經審訊府報曰近例凡聖旨及中書樞密所
鞠獄皆不慮問敞奏請一準近格樞密院不肯行敞
力爭之詔以其章下府著為令嘉祐裕享羣臣上尊
號宰相請撰表敞說止不得乃上疏曰陛下不受徽
號且二十年今復加數字不足盡聖德而前美並棄

誠可惜也今歲來頗有災異正當寅畏天命深自抑損豈可於此時乃以虛名為累帝覽奏顧侍臣曰我意本謂當爾遂不受蜀人龍昌期著書傳經以詭僻惑衆文彥博薦諸朝賜五品服敞與歐陽脩俱曰昌期違古畔道學非而博王制之所必誅未使即少正卯之刑已幸矣又何賞焉乞追還詔書毋使有識之士窺朝廷深淺昌期間之懼不敢受賜敞以識論與衆忤求知永興軍拜翰林侍讀學士大姓范偉為姦利冒同姓戶籍五十年持府縣短長數犯法敞窮治其事偉伏罪長安中謹喜未及受刑敞召還判三班

院偉即變前獄至于四五卒之付御史決然侍英宗講讀每指事據經因以諷諫時兩宮方有小人間言諫者或許而過直敞進讀史記至堯授舜以天下拱而言曰舜至側微也堯禪之以位天地享之百姓戴之非有他道惟孝友之德光于上下耳帝竦體改容知其以義理諷也皇太后聞之亦大喜積苦眩瞶屢予告帝固重其才每燕見他學士必問敞安否帝食新橙命賜之疾少間復求外以為汝州旋改集賢院學士判南京御史臺熙寧元年卒年五十敞學問淵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藥山經地志皆究知大略嘗

夜視鎮星謂人曰此於法當得土不然則生女後數月兩公主生又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明盛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而英宗以齊州防禦使入承大統嘗得先秦彝鼎數十銘識奇奧皆案而讀之因以考知三代制度尤珍惜之每曰我死子孫以此蒸嘗我朝廷每有禮樂之事必就其家以取決焉為文尤瞻敏掌外制時將下直會追封王主九人立馬却坐頃之九制成歐陽脩每於書有疑折簡來問對其使揮筆答之不待手脩服其博長於春秋為書四十卷行於侍弟放子奉世

放字貢父與敞同登科仕州縣二十年始為國子監直講歐陽脩趙槩薦試館職御史中丞王陶有夙憾率侍御史蘇棻共排之放官已員外郎纔侍館閣校勘熙寧中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詔封太祖諸孫行尊者為主奉太祖後放言禮諸侯不得祖天子當自奉其國之祖宜崇德昭德芳之後世世勿降爵宗廟祭祀使之在位則所以褒揚藝祖者著矣後二王紹封如放議方更學校貢舉法放曰本朝選士之制行之百年累代將相名卿皆由此出而以為未嘗得人亦誣哉願因舊貫毋輕議改法夫士脩於家

足以成德亦何待於學官程課督趣之哉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放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至今仍之考試開封舉人與同院王介爭譽為監察御史所劾罷禮院廷試始用策初考官呂惠卿列阿時者在高等許直者反居下放覆考悉反之又嘗詒安石書論新法不便安石怒撫前過片通判泰州以集賢校理判登聞檢院戶部判官知曹州曹為盜區重法不能止汝曰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至則治尚見平盜亦

衰息為開封府判官復出為京東轉運使部吏罷軟不逮者務全安之徙知兗亳二州吳居厚代為轉運使能奉行法令致財賦乃追坐放廢弛黜監衡州益倉哲宗初起知襄州入為秘書少監以疾求去加直龍圖閣知蔡州於是給事中孫覺胡宗愈中書舍人蘇軾范百祿言放博記能文章政事侔古循吏身兼數器守道不回宜優賜之告使留京師至蔡數月召拜中書舍人請復舊制建紫微閣於西省竟以疾不起年六十七放所著書百卷尤邃史學作東漢刊誤為人所稱預司馬光脩資治通鑑專職漢史為人踈

字四百一十個
僞不脩威儀喜諧謔數用以招怨悔終不能改奉世
字仲馮天資簡重有法度中進士第熙寧三年初置
樞密院諸房檢詳文字以太子中允居吏房先是進
奏院每五日具定本報狀上樞密院然後傳之四方
而邸吏輒先期報下或矯為家書以入郵置奉世乞
革定本去實封但以通函騰報從之神宗稱其奉職
不苟加集賢校理檢正中書戶房公事改刑房進直
史館國史院編脩官大理治相州獄詳斷官竇華以
白奉世奉世曰君自以法從事毋唐白後蔡確以是
文致奉世罪謫降蔡州糧料院久之為吏部員外郎

元祐初歷度支左司郎中起居郎工部章閣待制樞密
都承旨戶部吏部侍郎權戶部尚書七年拜樞密直
學士僉書院事哲宗親政用二內侍為押班中書舍
人呂希純封還之帝謂有近例奉世曰雖有近例柰
人不可戶曉顧以率先施行為非耳帝為反命既而
章惇當國奉世乞免去紹聖元年以端明殿學士
知成德軍改定州踰年知成都府過都入覲欲述朋
黨頹邪之狀帝將聽其來曾布曰元祐變先朝法無
一當者奉世有力焉最為漏網恐不足見遂不許明
年責光祿少卿分司南京居郴州御史中丞邢恕劾

字四百五十五
奉世合劉摯傾害大臣附呂大防蘇轍遂登政府再
貶隰州團練副使徽宗立盡還其官職知定州大名
府鄆州崇寧初再奪職責居沂兗以赦得歸政和三
年復端明殿學士薨年七十三奉世優於吏治尚安
靜文詞雅贍最精漢書學常云家世唯知事君內省
不愧忤士大夫公論而已得喪常理也譬如寒暑加
人雖善攝生者不能無病正須安以處之

曾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
口輒誦年十二試作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偉甫冠名
聞四方歐陽脩見其文奇之嘉祐二年進士第調

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
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州舊取酒場錢
給募牙前錢不足賦諸鄉戶期七年止期盡募者志
於多入猶責賦如初鞏訪得其狀立罷之歲飢度常
平不足贍而田野之民不能皆至城邑諭告屬縣諷
富人自實粟總十五萬石視常平價稍增以予民
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又貸之種糧使隨
秋賦以償農事不乏知齊州其治以疾姦急盜為本
曲堤周氏擁貲雄里中予高橫縱賊良民汙婦女服
器上僭力能動權豪州縣吏莫敢詰鞏取實於法章

丘民聚黨村落門號霸王社推剽奪囚無不如志輩
配三十一人又屬民為保伍使譏察其出入有盜則
鳴鼓相援每發輒得盜有葛友者名在捕中一日自
出首鞫飲食冠裳之假以騎從輦所購金帛隨之夸
狗四境盜聞多出自首鞫外視章顯實欲携貳其徒
使之不能復合也自是外戶不閉河北發民濬河調
又它路齊當給夫二萬縣初按籍三丁出夫一鞫括
其隱漏至於九而取一省費數倍又弛無名渡錢為
橋以濟往來從傳舍自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凡省
六驛人皆以為可從襄州洪州會江西歲大疫鞫命

縣鎮亭傳悉儲藥待水軍民不能自養者來食息宮
舍資其食飲衣衾之具分醫視診書其全失多寡為
數最師征安南所過州為萬人備他吏暴誅亟歛民
不堪鞫先期區處猝集師去市里不知加直龍圖閣
知福州劔將樂盜虞愈旣赦罪出降餘眾潰復合陰
相結附旁連數州尤桀者呼之不至居人惴恐鞫以
計羅致之繼自歸者二百鞫福多佛寺僧刹其富饒
爭欲為主守賊請公行鞫俾其徒相推擇識諸籍以
次補之授帖於府庭却其私謝以絕左右徵求之弊
福州無職田歲蠲園蔬收其直自入常三四十萬鞫

曰太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徒明毫滄三州鞏負才名久外徙世頗謂偃蹇不偶一時後生輩鋒出鞏視之泊如也過闕神宗召見勞問甚寵遂留判三班院上疏議經費帝曰鞏以節用為理財之要世之言理財者未有及此帝以三朝兩朝國史各自為書將合而為一加鞏史館脩撰專典之不以太臣監總既而不克成會官制行拜中書舍人時自三省百職事選授一新除書日至十數人人舉其職於訓辭典約而盡嘗掌延安郡王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至是始封屬之用數月丁母艱去又數月而

卒年六十五鞏性孝友父亡奉繼母益至撫四弟九妹於委廢單弱之中官學婚嫁一出其力為文章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本原六經斟酌於司馬遷韓愈一時工作文詞者鮮能過也少與王安石游安石聲譽未振鞏導之於歐陽脩及安石得志遂與之異神宗嘗問安石何如人對曰安石文學行義不減揚雄以吝故不及帝曰安石輕富貴何吝也曰臣所謂吝者謂其勇於有為吝於改過耳帝然之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以是不大用云弟布自有傳幼弟肇

肇字子開舉進士調黃巖簿用薦為鄭州教授擢崇文校書館閣校勘兼國子監直講同知太常禮院太常自秦以來禮文殘缺先儒各以臆說無所稽據肇在職多所釐正親祠皇地祇於北郊蓋自肇發之異論莫能奪其議况布以論市易事被責亦奪肇主判滯於館下又多希旨窺伺者衆皆危之肇恬然無愠曾公亮薨肇狀其行神宗覽而嘉之遷國史編脩官進吏部郎中遷右司為神宗實錄檢討元祐初擢起居舍人未幾為中書舍人論葉康直知秦州不當執政訝不先白御史因攻之肇求去范純仁語於朝曰

若善人不見容吾輩不可居此矣力為之言乃得移門下侍郎韓維奏范百禄事太皇太后以為讒毀出守鄧肇言維為朝廷辨邪正是非不可以疑似逐不草制諫議大夫王覲以論胡宗愈出守潤肇言陛下寄腹心於大臣寄耳目於臺諫二者相須闕一不可今覲論執政即去之是愛腹心而塗耳目也帝悟加覲直龍圖閣太皇受用詔遵章獻故事御文德殿肇言天聖初兩制定議受用崇政仁宗特改焉此蓋一時之制今帝述仁宗故事以極崇奉孝敬之誠可謂至矣臣竊謂太皇當於此時特下詔揚帝孝敬之誠

而固執謙德屈從天聖兩制之議止於崇政則帝孝
愈顯太皇之德愈尊矣坤成節上壽議令百官班崇
政肇又言天聖三年近臣班殿廷百官止請內東門
拜表至九年始御會慶今太皇盛德不肯自同章獻
宜加三年之制並從之四年春早有司猶講春宴肇
同彭汝礪上疏曰天蓄方作正君臣側身畏懼之時
乃相與飲食燕樂恐無以消復天變翼日有旨罷宴
蔡確貶新州肇先與汝礪相約極論會除給事中汝
礪獨封還制書言者謂肇賣友哈不自辨以寶文閣
待制知潁州徙鄧齊陳州應天府七年入為吏部侍郎

郎肇在禮院時啓親祠北郊之議是歲當郊肇堅抗
前說既而合祭天地乃自劾改刑部請不已出知徐
州徙江寧府帝親政更用舊臣數稱肇議禮趣入對
肇言人主雖有自然之聖質必賴左右前後得人以
為立政之本宜於此時選忠信端良之士實諸迎班
以參謀議備顧問與夫深處法官親近執御其損益
相去萬萬矣貴近惡其語出知瀛州與兄布易地時
方治實錄譏訕罪降為滁州稍復集賢殿脩撰歷泰
州海州徽宗即位復召為中書舍人日食四月朔當
降詔求言肇具述帝旨詔下投匭者如織章博惡之

四百一十一
欲因事去肇帝不聽元祐臣僚被譴者咸以赦恩甄叙肇請併錄死者作訓詞哀厚惻怛讀者為之感愴遷翰林學士兼侍讀諫官陳瓘給事中龔原以言得罪無敢救肇極力論解時論者謂元祐紹聖均為有失兄布傳帝命使肇作詔諭天下肇見帝言陛下思建皇極以消弭朋黨須先分別君子小人賞善罰惡不可偏廢開說備至已而詔從中出布之拜相肇適當制國朝學士第草兄制唯韓維與肇為衣冠榮建中靖國元年太史奏日又當食四月肇請對言比歲日食正陽各異章著陛下簡儉清淨之化或衰於前

聲色服玩之好或萌於心忠邪賢不肖或辨於賞慶刑威或有未當左右阿諛雍蔽矯舉民氣失職爵不得伸此宜反覆循省痛自克責以塞天變言發涕下帝悚然順納兄布在相位引故事避禁職拜龍圖閣學士提舉中太一宮未幾出知陳州歷太原應天府揚定二州崇寧初落職謫知和州徙岳州繼貶濮州團練副使安置汀州四年歸潤而卒年六十一自熙寧以來四十年大臣更用事邪正相軋黨論屢起肇身更其間數不合兄布與韓忠彥並相日夕傾危之肇既居外移書告之曰兄方得君當引用善人翊

字四百令十人
王道州
正道以杜惇卜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所謂端人吉
士繼跡去朝所進以為輔佐侍從臺諫往往皆前日
事惇卜者一旦勢異今日必首引之以為固位計思
之可為慟哭比來主意已移小人道長進則必論元
祐人於帝前退則盡排元祐者於要路異時惇卜縱
未至一蔡京足以兼二人可不深慮布不能從未幾
京得政布與肇俱不免肇天資仁厚而容貌端嚴自
少力學博覽經傳為文溫潤有法更十一州類多善
政紹興初謚曰文昭子統至左諫議大夫
論曰劉敞博學雄文鄰於邃古其為考功仁宗賜夏

竦謚上疏爭之以為人主不可侵臣下之官及奉詔
定樂中貴預列又諫曰臣懼為袁盎所笑此豈事君
為容悅者哉敞雖踈雋文埒於敞奉世克肖世稱三
劉曾鞏立言於歐陽脩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
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可謂難矣肇以儒者而有能
吏之才宋之中葉文學法理咸精其能著劉氏曾氏
之家學蓋有兩漢之風焉

列傳卷第七十八

列傳卷第七十九

宋史三百二十一

歸儀同司上柱國錄軍國軍事前書君丞相監修國史領經筵事都總裁 脫等奉

勅修

蔡襄

呂溱

王素

從子靖 從孫震

余靖

彭思永

張存

蔡襄字君謨興化仙遊人舉進士為西京留守推官
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去國余靖論救之尹洙請
與同貶歐陽脩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由是三人者皆
坐譴襄作四賢一不肖詩都人士爭相傳寫鬻書者
市之得厚利契丹使適至買以歸張於幽州館慶曆

三年仁宗更用輔相親擢靖脩及王素為諫官襄又以詩賀三人列薦之帝亦命襄知諫院襄喜言路開而慮正人難久立也乃上疏曰朝廷增用諫臣脩靖素一日並命朝野相慶然任諫非難聽諫為難聽諫非難用諫為難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禦之之說不過有三臣請為陛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唯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而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勿遷雖

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暗而不言擇其無所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其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愈不可掩此之謂彰君過願陛下察之毋使有好諫之名而無其實時有旱蝗日食地震之變襄以為災害之來皆由人事數年以來天戒屢至原其所以致之由君臣上下皆闕失也不願聽斷不攬威權使

號令不信於人恩澤不及於下此陛下之失也持天下之柄司生民之命無嘉謀異畫以矯時弊不盡忠竭節以副任使此大臣之失也朝有弊政而不能正民有疾苦而不能去陛下寬仁少斷而不能規大臣循默避事而不能斥此臣等之罪也陛下既有引過之言達於天地神祇矣願思其實以應之疏出聞者皆悚然進直史館兼脩起居注襄益任職論事無所回撓開寶浮圖災下有舊瘞佛舍利詔取以入宮人多灼臂落髮者方議復營之襄諫曰非理之福不可徵幸公生民困苦四夷驕慢陛下當脩人事柰何專信也

法成以合利有光推為神異彼其所居尚不能護何有於威靈天之降災以示儆戒顧大興工役是將以人力排天意也呂夷簡平章國事宰相以下就其第議政事襄奏請使之元昊納款始自稱兀卒既又譯為吾祖襄言吾祖猶云我翁慢侮甚矣使朝廷賜之詔而亦曰吾祖是何等語邪夏竦罷樞密使韓琦范仲淹在位襄言陛下罷竦而用琦仲淹士大夫賀於朝庶民歌於路至飲酒叫號以為歡且退一邪進一賢豈遂能關天下輕重哉蓋一邪退則其類退一賢進則其類進衆邪並退衆賢並進海內有不泰乎雖

然臣切憂之天下之勢譬猶病者陛下既得良醫矣信任不疑非徒愈病而又壽民醫雖良術不得盡用則病且日深雖有和扁難責効矣保州卒作亂推懦兵十餘萬為首惡殺之以求招撫襄曰天下兵百萬苟無誅殺決行之令必開驕慢暴亂之源今州兵戕官吏閉城門不能討從而招之豈不為四方笑乞將兵入城盡誅之詔從其議以母老求知福州改福建路轉運使開古五塘溉民田奏減五代時丁口稅之半復修起居注唐介擊宰相觸盛怒襄趨進曰介誠忠愚然出於進忠必望全貸既貶春州又上疏以為

此必死之謫得改英州溫成后追用請勿立忌而罷監護園陵官進知制誥三御史論梁適解職襄不草制後每除授非當職輒封還之帝遇之益厚賜其母冠帔以示寵又親書君謨兩字遣使持詔予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襄精吏事談笑剖決破姦姦隱吏不能欺以樞密直學士再知福州郡士周希孟陳烈陳襄鄭穆以行義著襄備禮招延誨諸生以經學俗重凶儀親亡或秘不舉至破產飯僧下令禁止之徙知泉州距州二十里萬安渡絕海而濟往來畏其險襄立石為梁其長三百六十丈種蠣於礎以為

固至今賴焉又植松七百里以庇道路閩人刻碑紀德召為翰林學士三司使較天下盈虛出入量力以制用刻剔弊簿書紀綱纖悉皆可法英宗不豫皇太后聽政為輔巨言先帝既立皇子宦妾更加榮惑而近臣知名者亦然幾敗大事近已焚其章矣已而外人遂云襄有論議帝聞而疑之會襄數謁告因命擇人代襄襄乞為杭州拜端明殿學士以往治平三年丁母憂明年卒年五十六贈吏部侍郎襄工於書為當時第一仁宗尤愛之製元舅隴西王碑文命書之及令書溫成石父碑則曰此待詔職耳不奉詔於

朋友尚信義聞其喪則不御酒肉為位而哭嘗飲命靈東園坐客誤射矢傷人遽指襄他日帝問之再拜愧謝終不自辨蔡京與同郡而晚出欲附名閥自謂為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舉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為第二佃終身恨之乾道中賜襄謚曰忠惠

呂濬字濟叔揚州人進士第一通判亳州直集賢院同修起居注坐預進奏院宴飲出知蘄楚舒三州復修起居注儂智尚寇嶺南詔奏邸毋得輒報濬言一方有警使諸道聞之共得為備今欲人不知此何意

也進知制誥又出知杭州入為翰林學士疏論宰相
 陳執中姦邪仁宗還其疏漆曰以口舌論人是陰中
 大臣也願出以示執中使得自辨未幾執中去漆亦
 以侍讀學士知徐州賜宴資善堂遣使諭曰此特為
 卿設宜盡醉也詔自今由經筵出者視為例徙成德
 軍時方開六塔河宰相主其議會地震漆請罷之以
 咎天戒漆豪侈自放簡忽於事與都轉運使李參不
 相能還判流內銓參劾其借官麴作酒以私貨往河
 東貿易及違式受餽贖事下大理議漆乃未嘗受而
 外廷紛然謂漆有死罪帝知其過輕但貶秩知和州

御史以為未抵罪分司南京起知池州江寧府復集
 賢院學士加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時為京尹者
 比不稱職漆精識過人辨訟立斷豪惡斂跡嘗以職
 事對神宗察其有疾色勉以近醫藥已而果病改樞
 密直學士提舉醴泉觀遂卒年五十五贈禮部侍郎
 帝悼念之詔中書曰漆立朝最孤知事君之節絕跡
 權貴故中廢十餘年人無言者方擢領要劇而奄忽
 淪亡家貧子幼遭此大禍必至狼狽宜優給賻禮官
 庀其葬以厲臣節敕其婦兄護喪歸漆開敏善議論
 一時名輩皆推許然自貴重在杭州接賓客不過數

字三百九十八个
語時目為七字舍人云

王素字仲儀太尉旦季子也賜進士出身至屯田員外郎御史中丞孔道輔薦為侍御史道輔貶出知鄂州仁宗思其賢擢知諫院素方壯年遇事感發嘗言今中外無名之費倍蓰於前請省其非急者適皇子生將進百僚以官惠諸軍以賞素爭曰今西夏畔渙契丹要求縣官之湏且日急矣宜留爵秩以賞戰功儲金繒以佐邊費議遂已京師旱素請帝禱于郊帝曰太史言月二日當雨今將以旦日出禱素曰臣非太史然度是日必不雨帝問故曰陛下知其且而

而禱之應天不以誠故臣知不雨帝曰然則明日詣醴泉觀素曰醴泉之近猶外朝耳豈憚暑不遠出邪帝悚然更詔詣西太一宮諫官故不在屬車間乃命素扈從日甚熾埃氛翳空比輿駕還未薄城天大雷電而雨王德用進二女子素論之帝曰朕真宗皇帝之子卿王旦之子有世舊非他人比也德用實進女然已事朕左右柰何素曰臣之憂正恐在左右爾帝動容立命遣二女出賜素銀緡擢天章閣待制淮南郡轉運按察使時新置按察類多以苛為明素獨不摘細故即有貪刻必繩治窮竟以故下吏愛而畏之

改知渭州坐市木河東有擾民狀降華州又奪職徒
汝俄悉還其故遷龍圖閣直學士初原州蔣偕建議
築大蟲巉堡宣撫使聽之後未具敵伺間要擊不得
成偕懼來歸死素曰若罪偕乃是墮敵計責偕使畢
力自効總管狄青曰偕往益敗不可遣素曰偕敗則
總管行總管敗素即行矣青不敢復言偕卒城而還
以樞密直學士知開封府至和秋大雨蔡河裂水入
城詔軍吏障朱雀門素曰皇上不豫兵民廬舍多覆
壓衆心怦怦然奈何更塞門以動衆遣詔止其役水
亦不害出知定州成都府先是牙校歲輸酒坊錢以

供厨傳日加厚輸者轉困素一切裁約之鐵錢布滿
兩蜀而鼓鑄不止幣益輕商賈不行命罷鑄十年以
權物價凡為政務合人情蜀人紀其目號曰王公異
斷復知開封素以三公子少知名出入侍從將帥久
頗鞅鞅厭倦劇煩事多鹵莽不治盜賊數發御史糾
其過出知許州治平初夏人寇靜邊若召拜端明殿
學士復知渭州於是三鎮涇原蕃夷故老皆歡賀比
至敵解去拓渭西南城濬隍三周積粟支十年屬羌
奉土地來獻悉增募弓箭手行陳出入之法身自督
訓其居舊穿土為室寇至老幼多焚死為築八堡使

居之其衆領於兩巡檢人莫得自便素曰是豈募民
 兵意邪聽散耕田里有警則聚故士氣感奮精悍他
 道莫及嘗宴堂上邊民傳寇至驚入城諸將曰使姦
 人亦從而入將必為內應合拒勿內素曰若拒之東
 去關中必搖吾在此敵必不敢犯我此當有姦言乃
 下令敢稱寇至者斬有頃候騎從西來人傳果安諸
 將皆服其明換澶州觀察使知成德軍改青州觀察
 使熙寧初還以學士知太原府汾河大溢素曰若壞平
 晉遂灌州城矣亟命具舟楫築堤以捍之一夕水驟
 至人賴以安入知通進銀臺司轉工部尚書仍故職

致仕故事雖三公致仕亦不帶職朝廷方新法制素
 首以學士就第卒年六十七謚曰懿敏子輩從子靖
 從孫震輩有雋才長於詩從蘇軾游軾守滁州輩往
 訪之與客遊泗水登雕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軾待
 之於黃樓上謂輩曰李太白死世無此樂三百年矣
 軾得罪輩亦竄賓州數歲得還豪氣不少挫後歷宗
 正丞以跌蕩傲世每除官輒為言者所議故終不顯
 靖字彥叔蚤孤自力於學好講切天下利害以祖
 蔭歷通判閬州知滁州主管北京御史臺契丹數遣
 橫使來靖疏言彼利中國賜遺挾虛聲以濟其欲漸

不可長宜有以折之又請復明經科加試貢士以策
觀其所學稍變聲律之習擢利州路轉運判官提點
陝西刑獄鄉戶役于州縣者優則願久留勞則欲亟
去吏得權其遲速靖以一歲月遣代遂為令徙河東
長子縣賊殺人捕治十數輩不得實皆釋去靖閱其
牘曰此真盜也教吏曲折訊囚果服罪為開封府推
官曹濮盜害官吏久不獲靖受詔督捕成擒者十八
九因言盜之不戢由七姓為囊橐請并坐之著為令
徙廣南轉運使熙寧初廣人訛言交趾旦至老幼入
保事聞中外以為憂神宗曰王靖在彼可無念即

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居二年入為度支副使
卒子古字敏仲第進士熙寧中為司農主簿使行淮
浙賑旱菑究張若濟獄劾轉運使王廷老張靚失職
皆罷之連提舉四路常平王安禮欲用為太常丞神
宗謂古好異論止以為博士加上仁宗英宗謚因升
祔四后初議不發用古言發用之禮雖為祔廟節文
而升祔之重乃由用而後顯今既行升祔則禮不可
廢乃詔用竹冊又定諸神祠封額爵號之序出為湖
南轉運判官提點淮東刑獄歷工部吏部右司員外
郎太府少卿奉使契丹異時北使所過凡供張悉貸

於民古請出公錢為之民得不擾紹聖初遷戶部侍郎詳定役法與尚書蔡京多不合京言臣欲用元豐入額雇直而古乃用司馬光法詔徙古兵部尋以集賢殿修撰為江淮發運使進寶文閣待制知廣州言者論其常指平歲為凶年妄散邦財奪職知袁州徽宗立復拜戶部侍郎遷尚書與御史中丞趙挺之偕領故欠挺之言古蠲除太多欲盡傾天下之財不可用遂改刑部攻不已以寶文閣直學士知成都墮崇寧黨籍責衡州別駕安置温州復朝散郎尋卒

震字子發以父任試銓優等賜及第上諸路學制神

宗稱其才以習學中書刑房公事遂為檢正預修條例加館閣校勘檢正孔目吏房元豐官制行震與吳雍從輔臣執筆入記上語面授尚書右司員外郎使自書除目舉朝榮之兼修市易敕帝諭之曰朝廷造法皆本先王之制推行非人故不能善後且以錢貸民有不能償輒籍其家豈善政也宜計其負幾何悉捐之震頓首奉詔進起居舍人使行西邊還為中書舍人元祐初遷給事中御史王巖叟劾之以龍圖閣待制知蔡州歷五郡紹聖初復為給事中權吏部尚書拜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震與章惇皆呂惠卿

所薦而素不相能府奏獄空哲宗疑不實震謂惇抑已於是頰昌蓋漸有訟許賂惇子弟震捕漸掠治頗得蹤跡惇懼以獄付大理而徙震為樞密都承旨遂坐折獄滋蔓傾搖大臣奪職知岳州卒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不事羈檢以文學稱鄉里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知新建縣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擢集賢校理范仲淹貶饒州諫官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殺大臣重加譴謫倘其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聞不

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皇吳主熟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益知名徙監泰州稅知英州遷太常博士復為校理同知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天下弊事增諫官員使論得失以靖為右正言時四方盜賊竊發州郡不能制靖言朝廷威制天下在賞罰今官吏弛事群盜蜂起大臣齷齪守常不在法禁可為國家憂也請嚴捕賊賞罰及定為賊劫質

亡失器甲除名追官之法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
執法靖上疏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
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
悉條奏日幾吳乃罷進修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
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壑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
利在內廷有光恠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
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取德感動人心
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
二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

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
非天下所望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遽為神異即本
在土中火所不及若言舍利皆能出光恠必有神靈
憑之此妄言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
福以庇民哉靖在職數言事嘗論夏竦姦邪不可為
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
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
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
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曰治獄而錫
服外人不知必以為翼深文重法能希陛下意以取

此寵所損非細事也嘗有工部郎中呂覺以治獄賜對祈易章綬陛下諭之曰朕不欲因鞫囚與人恩澤覺退以告臣臣嘗書之起居注陛下前日諭覺是則今日賜翼非矣是非與奪之間貴乎一體小人望風希進無所不至幸陛下每於事端抑其奔競其說多見納用會西鄙戡兵元昊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中契丹舉國興師直抵澶淵先帝北征渡河止捐金二十萬與之今元昊戰雖累勝皆由將帥輕敵易動之故數年選將練兵始知守戰之備而銳意解仇所予至二十六萬且戎事有機國力有限失之於始

雖悔何追夫以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黨移西而備北為禍更深但思和與不和皆有後患則不必曲意俯徇以貽國羞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欵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母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輕許即遣靖往報而留夏國封策不發靖至契丹卒屈其議而還朝廷遂發夏冊臣元昊西歸既解嚴北邊亦無事靖三使契丹亦習外國語嘗為蕃語詩

御史王平等劾靖失使者體出知吉州靖為諫官時嘗劾奏太常博士茹孝標不孝匿母喪坐廢靖既失勢孝標詣闕言靖少遊廣州犯法受榜靖聞之不自得求待養去改將作少監分司南京居曲江已而授左神武軍大將軍雅州刺史壽州兵馬鈐轄辭不就再遷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儂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智高西走邕州靖策其必結援交趾而脅諸峒以自固乃約李德政會兵擊賊於邕州備萬人糧以待之而

詔亦給緡錢二萬助德政興師且約賊平更賞以緡錢二萬又募儂黃諸姓酋長皆歷以職使不與智高合既而朝廷遣狄青孫沔將兵討賊青卻交趾援兵不用賊平就遷靖給事中御史劾言賞薄又遷尚書工部侍郎初青兵未至前戒部將勿戰靖迫鈐轄陳曙出鬪敗走青至按軍法斬曙及指使袁用等於坐靖瞿然起拜及諸將班師獨留靖廣西遣人入特磨道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加集賢院學士徙知潭州又徙青州交趾蠻申紹泰寇邕州殺五巡檢以靖安撫廣西至則召交趾用事臣費嘉祐

詰問之嘉祐至給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
 悉推治還所掠及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
 嘉祐遂歸不復出知廣州官至工部尚書代歸卒三
 司使蔡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曰襄靖嘗夢神
 人告以所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常畏西行及卒則江
 寧府秦淮亭也

彭思永字季長廬陵人第進士知南海分寧縣通判
 睦州台州大水敗城人多溺往攝治焉盡葬死者作
 文祭之民貧不能葺居為伐木以助之數月公私之
 舍皆具城築高於前而堅亦如之知潮州常州人為

侍御史論內降授官賞之弊謂斜封非盛世所當
 仁宗深然之皇祐祀明堂前一日有傳百姓皆進秩
 者思永言不宜濫恩以益僥倖時張堯佐已貴而猶
 覬執政王守忠已受寵而求旌節思永率同列言之
 或曰侯命出未晚也思永曰先事而言第得罪爾命
 一出不可止矣遂獨抗疏曰陛下覃此謬恩豈為天
 下孤寒哉不過為堯佐守忠取悅衆人耳外戚秉政
 官侍用權非社稷之福也帝怒中丞郭勸諫官吳奎
 為之請乃以汎恩轉司封員外郎而解臺職為湖北
 轉運使下溪蠻彭仁義作亂先移書激罵辰州守守

將討之思永按部適至仕義懼遣使迎謝寢其謀加直史館為益州路轉運使成都府吏盜公錢付獄已三歲出入自如思永攝府事甫一日即具獄民以楮券為市藏衣帶中盜置刃於爪捷取之解敗者思永得一人詰之悉黥其黨隸兵間中使歲祠峨眉率留成都掇珍玩價直數百萬錢悉出於民思永廢其三之一使怒去而不能有所中傷也尋為戶部副使擢天章閣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北俗以麻桑為產籍民懼賦不敢藝日益貧思永始奏更之徙知江寧府治平中召為御史中丞漢王有稱親之議言事

者爭之皆斥去思永更上疏極論曰濮王少陛下而仁宗以陛下為嗣是仁宗為皇考而濮王於屬為伯此天地大義生人大倫如乾坤定位不可得而變也陛下為仁廟子曰考曰親乃仁廟也若更施於濮王是有二親矣使王與諸父夷等無有殊別則於大孝之心亦為難安臣以為當尊為濮國大王祭告之辭則曰姪嗣皇帝書名昭告于皇伯父在王則極尊崇之道而於仁廟亦無所嫌矣此萬世之法也疏入英宗感其切至垂欲施行而中書持之甚力卒不果神宗即位御史蔣之奇糾歐陽修陰事挽思永自助思

四百一十
永以為惟薄之私非外人所知但其首建濮議違典禮以犯衆怒不宜更在政府詔問語所從來思永不肯對而極陳大臣專恣朋黨乃出知黃州改太平州熙寧三年以戶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一思永仁厚廉恕為兒時旦起就學得金釵於門外默坐其處頃吏亡釵者來物色審之良是即付之其人欲謝以錢思永笑曰使我欲之則匿金矣始就舉持數釵為資同舉者過之出而玩或墜其一於袖間衆相為求索思永曰數止此耳客去舉手揖釵墜于地衆皆服其量居母喪窶甚鄉人施棺所受子衛亦孝謹以父

老棄官家居十餘年族里稱之

張存字誠之冀州人舉進士為安肅軍判官天禧中詔銓司以身言書判取士才得二人存預其選改著作佐郎知大名府朝城縣寇準為守異待之御史中丞王曙屢薦為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仁宗初親政罷百官轉對存請復之又言前者曹修古輩同忤旨廢黜布衣林獻可因上封事竄惡地恐自今忠直之言與夫理亂安危之機蔽而不達因歷引周昌朱雲辛慶忌辛毗事以開帝意歷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戶部度支副使西邊動兵以天章閣待制為陝西都

轉運使黃德和之誣劉平也存奏言平與敵接戰自
 旦至暮殺傷相當因德和引卻以致潰敗方賊勢甚
 張非平搏戰其勢必不沮延州孤壘非平解圍其城
 必不守身既陷沒而不幸又為讒校所困邊臣自此
 無復死節矣朝廷采其說始遣文彥博按治由是平
 得直而德和誅元昊未款附議者猶執攻討之策存
 建言兵後不息生民疲弊敵既有悛心雖名號未正
 頗羈縻之遷龍圖閣直學士知延州以母老憚行徙
 澤州還為待制踰年知成德軍復學士契丹與元昊
 結昏陰謀相首尾聚兵塞上而求關南存言河北城

久不治宜留意乃以為都運使盡城諸州入知開封
 府復使河北王則反坐失察降知汀州存壻李敷之
 弟李教因醉為妖言事覺自縊死或言教不死在貝
 州父母私屬以存故得免御史案驗無狀猶奪職知
 池州又徙郴久之乃復職以吏部侍郎致仕凡十五
 年積遷禮部尚書存性孝友嘗為蜀郡得竒繒文錦
 以歸悉布於堂上恣兄弟擇取常曰兄弟手足也妻
 妾外舍人耳柰何先外人而後手足乎收恤宗屬嫁
 聘窮嫠不使一人失所家居於莊子孫非正衣冠不
 見與實友燕接垂足危坐終日未嘗傾倚棗彊河決

勢逼冀城或勸使他徙曰吾家衆所望也苟輕舉動使一州吏民何以自安訖不徙卒年八十八謚恭安論曰蔡襄王素余靖皆昭陵賢御史也襄數論治體推韓琦范仲淹之賢素請罷不急之賞論仁宗納二女子為非靖黜夏竦王舉正為不可用蓋仁宗銳於求治數君子提綱振紀而扶持之卒成慶曆之治良有以也夫襄精於民事吏不敢欺靖用兵蠻徼卒收功名素在西邊多惠政其尹開封雖頗厭煩劇再為渭州邊民老幼至相率稱賀其惠之在民者深矣哉

三三漆論陳執中則不欲以口舌中人彭思永名

能識程頤之賢而不能容歐陽修之剛蔣之奇之誣竟坐是黜士論憾之劉平之死衆莫敢言張存獨奏而明之使忠義之氣死而復生較之諸人亦無忝焉

列傳卷第七十九

字七十六个

史文彙編卷之九

共勿刊



